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執四

唐沙門惠立本釋
方悰著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唐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筆

自此順宛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

國度境印中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

城壘甃高數丈基隍深闊極爲崇固昔者劫

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宛伽河

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贍部洲別疆界築

閭邑此貝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

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

百爲羣故伊爛擎瞻波二國象軍最多每於比林令象師周補立國兵用之費廿四黑力

此木今象歸詔捕充國兼用又豐彌兜黑豹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枝井

人數百頭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羣獨去

常失不知所在至暮欲歸還到羣內而光色

妹悅鳴吼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行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無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果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並說果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王命與工匠往盡力鐫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末溫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禮聖跡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殞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印度境尋禮聖跡伽藍二十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姑娑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跡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自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果內於口中鬼復撮其喉人即咽之果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無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無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爲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爲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爲仙果所變謂侍臣曰彼旣因藥身變即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鉛鑽斷取少許將來臣奉

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東印迦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有給多末知僧伽藍此言赤泥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鏘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爲立其側又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東印瀆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習上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佛爲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不深發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
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
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闍摩羅洲國凡
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
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
底國東印度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
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是時聞海中有僧
伽羅國此云師子執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
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
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
中多有惡風藥又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
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
爲安隱并得觀烏茶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
南向烏茶國東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

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窣堵波
十餘所皆無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
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此言發行即入海商人及
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
萬餘里每夜淨無雲之時遙見彼佛牙窣
堵波上寶珠光明瑩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
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
東印度從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
羯餽伽國南印度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
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爲擾觸一五通仙
人仙人瞋忿以惡呪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
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一千
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王刹帝利也
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萬人天
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

窣堵波無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
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
國王號娑多婆訶此言引正珍敬龍猛供衛甚厚
時提婆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
通門司爲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

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
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以方我
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
議道囑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
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耀
慧日其在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
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
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
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
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窣堵波高

數百尺阿折羅此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
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
那此言授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
餘里至駛那羯磧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
婆勢羅此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
羅此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爲佛建立窮大夏
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
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平凡夫僧同來安居
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
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
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無僧侶
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此言清辨論
師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
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
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

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自此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_{南印度境}_印城東南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溫怛羅_{北言上}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無答乃竊運神通往覩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爲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旣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茶國_{南印度}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_{此言法}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子少而英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

書

六

菩薩久修離欲無心愛染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難而志誠所感有大神王攜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爲盜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無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_{自在雲}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來報曰我國王

死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
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
無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
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國
界三十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境既居海
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無量衆處國
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
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蛇多附
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又有羯布羅香樹
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
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
里至僧伽羅國此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
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

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諸多有珍奇其後南
印度有女娉鄰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
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
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
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
母曰我爲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爲陳昔事子
曰人畜旣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無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
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攜母妹下投人里
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
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
女往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
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
馬傾墜無敢赴者如是多日竟無其功王復
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賞賜億金子語母

曰饑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爲爾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爲暴緣壤及我豈有爲一而惱多人亦三思之

熱四

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無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舍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爾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悖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勑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莊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奇觀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採寶復住其間乃殺商人留

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無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爲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爲鬼魅所得生育羣女今西天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爲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涅槃後一百年中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厭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熱四緇徒肅穆戒節貞明相助無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端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覩其側又有精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

造髻有寶珠無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無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爲諸衆生不惜軀命無惜國城何以今日反懼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無實像乃僵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駿迦經舊曰楞伽記也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於三尺人身鳥喙無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槧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建

那補羅國度南印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贍文才其精舍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說也寶冠高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禮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百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最以爲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佗國南印舊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齊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慚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

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
懃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畧宏遠軍帥強
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
大城內外有五窣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
佛所遊之跡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
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呾婆國南印度境從此
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度境也 風
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
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尚賢善言談有
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小
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外道事天之衆相傳
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
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爲王至于崩
逝口絕麤言顏無慍色不傷臣妾之意無損

蚊蟻之形每象馬飲水灑而後飲恐害水居
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附人
狩狼息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
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無遮之會如是勝業
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黎庶思慕於今不
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
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
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度境 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薰
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
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此行千餘里至伐臘毗
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衆六千餘人學小乘
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無憂王隨佛
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羯諾鞠
闍國施羅阿迭多王之女婿號杜魯婆跋吒

此言帝胄性躁急容止踈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床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無不悉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刺蘇侘國西印度境自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鄖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是無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刺侘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無憂王隨有聖跡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

多珠寶大錦細褐羊馬駱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西北接拂琳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屬拂琳拂琳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爲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菴茶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基是佛昔者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縛屣此言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堂明旦開諸苾芻

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土出金銀鉢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
鹽等餘處取以爲藥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
有聖跡無憂王皆建窣堵波以爲表記又有
烏波瓊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從此東行九
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北印度境
西印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曰天像鑄以黃金飾諸
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繁
階凡預瞻觀無不愛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
里至鉢伐多羅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憤那弗怛羅北印度境勝子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
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
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
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陀施無厭寺叅禮正法藏訖聞寺西三
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
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
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
諮詢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
所軍本蘇刺侘國人刹帝利種也幼而好學
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
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
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
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旣學該內外德爲
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
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
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烏荼國八十
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
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縛縛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釋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

熱四

十四

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爲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

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爲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爲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饑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

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明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無量徒衆獻奉香花讚禮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师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内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舍五彩天地洞朗無復星

月兼聞異香氤氳溢院於是遞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遼覆鉢數帀然始總入天地還闇辰象復出衆覩此已咸除疑網禮菩提樹及諸聖跡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竟四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已爲四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闍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或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

於言法師爲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旣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竟四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鉢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爲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旣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鉢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毘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歡喜因取示王

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鼴鼠之羣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茶見小乘師恃慙小兒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茶國行從所法藏得書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爲四人應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

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後戒日王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無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躡蹉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爲證與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鋪多外道諸離繫外道體鬘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勝論外道舊曰箭世師也二家立義有別鋪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爲修道通

身艾白猶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
奇拔髮爲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體髡
之類以體骨爲鬘莊頭掛頸陷枯魂磊若塚
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
臊髡惡譬溷中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

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
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
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
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
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
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
爲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
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
自性一種以三法謂體爲薩埵刺闍答摩此
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一

皆以三法爲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
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
大等居各以三成即是一切若一則一切
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
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
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
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
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
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
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
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
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
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

即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茶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

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

曾見汝但說無苦執四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十九

人聞從奴學汙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

何敵不亡其論如別因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爲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拘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音釋

豺	皆切	狹屬兒	祥	子泉切	嘶	陟
兕	里切	似牛一角獸也	鷩	刻也		
𠂔	於武切					
𠂔	俯也					
𠂔	許穢切					
𠂔	亞丑切					
𠂔	他叶切					
𠂔	鳥嘴也					
𠂔	許穢切					
𠂔	亞丑切					
𠂔	謂皮細起也					
𠂔	奴歎切					
𠂔	而赤也					
𠂔	面龐也					
𠂔	必					